H. H. MU
CHINESE LIBRARY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疏類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

褚遂良

臣聞周再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知人間之應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翘足延

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化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叙新樹太子莫不欣躍既立廢昏立明雖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藉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傲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月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日生年

朴忠 質語

諫東宮物少於魏府長表　褚遂良

臣遂良言竊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容分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未盡其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嘿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一千貫魏

府別州封及廩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此便儲后俸料鱗少於諸藩朝野聞見以爲非是陛下往年行幸自洛陽還太子於闕首獻食家令無物可用遂內出綾絹貨充兒實預是宮臣誰不聞見陛下必以爲魏府支用見不足人多費廣此理可通然則至於儲君更宜增益臣謹按文帝披輿地圖等儲君戶口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明德馬后爲言亦不偏得此方防其嗜慾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擇漢世弘蕩無偏儲君之用微附古者然晉王陛下親自撫養至於成立上聖深慈偏所鍾愛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國家於東宮略同魏府即日所
覩未有殊別語其將來不可不慮若多其室宇唯欲
崇高賜以金貝使其盈積家人多於餘國良馬超于
列藩王成童之年已得如此長世以後嗜慾方生歲
增則欣喜微減則失意財多則溢罕有克全寵祿過
驕安能自制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
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治宮室複道彌望財巨萬
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
憲王幾至放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伏願陛下
王既新出閤恒存禮制言提其耳且示節儉自可在

後月加歲增愛子豈慮不足徵臣庸暗不知大體所有管見願悉言之特願天明曲垂省覽即日諸王僚佐皆選上才或幹職有餘識見猶闕莫不誘王財賄偏當開奏它王皆不得我王獨得之以此自矜以茲爲美即日寮佐率多如此愚臣所見特謂不然傳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則衆人萬語不及陛下一言能成就保全唯在陛下留意子弟嚴師傅諸王之國帝弟歸藩何嘗不德音懇切示其成敗此皆皇唐美制以爲稱首諸王尊奉則無愆失然則芻蕘之說更有可觀愚臣千慮或一可採伏願陛下廣加教

諭它王皆求請有一王獨足陛下則崇賞之它王皆戲有一王獨愛學陛下則崇賞之他王好獵有一王獨不遊陛下則崇賞之它王皆營作有一王獨靜處陛下則崇賞之上好之則下爲之上賞之則下趨之雕琢諸王皆成退素如斯陷敗臣所不聞薰風所扇月馳千里既教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臣以不才叨居諫職甘從鼎鑊輕敢以聞煩黷之愆伏增戰懼

大將軍疆埸定事具見惻惻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臣鄭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褫魄疆埸馳魂輦轂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聞禮賛元良易標明兩是司司鬯以奉宗祧華夏式瞻邦家大本自昔質文或異步驟雖殊旣立之以賢則輔之有道北宮養德東序承榮務近正人用光繼體周則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漢則踈氏二賢商山四老內揚孝道外進忠規猶在去彼猜嫌辨其疑是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四百年之景祚著於

史冊煥若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洞機先皇太子自正位春坊傳輝望苑陛下旁延雋乂以贊溫文並學探泉源氣壓浮競嗜魚不進求玦莫從有王褒之獻箴無卞蘭之奉賦今縱粗乖睿旨微慊聖心當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或携徒御時縱逸遊樂野夏儲亦嘗觀舞南皮魏副屢見飛觴陛下濬發慈仁殷勤楷教稍踰規戒即震威霆雖伐木折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笱亦有可虞抑臣又聞父之於子也有嚴訓而無責善君之於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各務日新並從夕改同寘子

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須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爲令子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牵復之微言失不貳之深肯伏以陛下侔覆育於天地霽赫怒於雷霆復許省厲宮闈毕謝師傅蹈殊休於列聖慰欽矚於兆人臣才則荒凉志惟朴騃因緣代業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土田領大將之旗鼓當車折檻合首它人瀝膽刺心正當今日而名非朝籍務切軍機道阻且躋佇立以泣龍樓獻直戴逵之辭翰茂開鳳闕拜章張儼之精誠未泯千月宸極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論以聞

外家類

治象

勝字妙

抑損后族權疏　第五倫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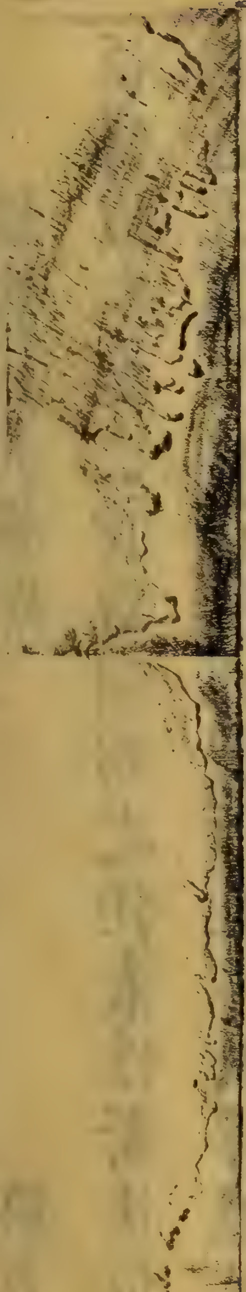
不畀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嘗省察

寸約安貧乎有出入貴戚者耶

論竇氏貴橫疏　第五倫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舋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葢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複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

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今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以母比乳母或恐不倫

論乳母王聖放恣疏

楊震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敎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毋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婘戀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勾引囑託

爲阿母修第疏

楊震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起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

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論封賞濫內寵盛疏　陳蕃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

活而釆女數十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姧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不雅

宦官女寵書　　劉瑜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宂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人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

刑威以法正民無辜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酹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言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

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擢
以觸忤征營慴悸

宦官縱恣疏　黃瓊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

陵虺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竪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寳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囘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

當罪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姧計亦取封侯又黃門閹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姧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别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待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對臺詰辭　　郎顗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乗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

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出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璣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元不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節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災異對

蔡邕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袄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于天府死則丘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

顧其人何如

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具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卒以不密禍

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壓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司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潚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強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下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

臺諫默而
輔弼貪

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匠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賛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

人臣知報恩則忠過半

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于下主發於內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下侵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忻慕而則傚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于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

卒哉天必不容

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芻牲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民生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

此圖上于所捷之辰更見苦心

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坼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類　可當問者　淺匯

郊祀對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

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

騂剛周色尚赤曾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齊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荅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傳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于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

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

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
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
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曾諸侯也
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
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
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眞臣以詩書春秋考之
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
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

晉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于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群望皆合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

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全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葢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

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于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

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又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

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彦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

可爲攝
祭戒

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于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

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減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

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

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于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于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

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illegible]

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
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
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
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
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太廟遷祔議　陳貞節

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叙矣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湯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絕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湯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

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葢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湯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

頗學新語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𢌞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

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
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
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
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
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
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
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
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
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
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

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懾歷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薦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頼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

天子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與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四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

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泰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岑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視

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竊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謡諮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

廟不在東京宗祖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誡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不預過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思也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悔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議濮王劄子

歐陽脩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

爲其父毋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毋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毋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令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脩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巳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議論激則是非愈淆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知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又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决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請封孔子後書

梅福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

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衣冠乘馬議　　劉子玄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輙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則盛服冠履乘

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鸞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華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

騶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翠公祖二疏而兵士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寔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

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
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揚今屬殿下親從簡冑
膺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
用申鄙見謹議

組練有風規

請脩太學書　李覯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勑崇巖日致肅祗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傅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典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洚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覩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傑於古近季禍難窘滯用耗息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

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
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
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
司存者恐不逮脩輿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
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
於農郊堂室岋嶫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渟旣
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
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
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
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

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衛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開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癉勤同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脩太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

爲貴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
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喆靡察也今乃
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
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
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
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
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洊
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醨亂萌故
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
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令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函不

焆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
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
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
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
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
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
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
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餘矣且四方之
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末有本之
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典夫爲國者

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令不齊神於心體而竭訾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爲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懸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漢朝父子
好學可想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是一要事

論士風

游定夫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

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文如堆錦繇絲理自秩

論選舉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賢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材昭王賜幹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毀謗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

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自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秖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

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誣昔冀缺以蹈禮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俗則蜀土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脩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

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秀孝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

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

第第豈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
遺摟數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請惟
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貢舉乃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
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
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
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
以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自駒皎皎不雜風
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
上差自援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

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諍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兢榮者必有兢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既在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兢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濛名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則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與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奬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秖知才應經邦之流

惟能試策武能制敵之劍只驗彎孤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詞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

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矢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能少僥自進取須立提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

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摽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功承上帝而賦井泉禀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材之任必無覓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軍也一劒之任非將軍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冐薦成子之居魏相

酬於得賢賞責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兢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仕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其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册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以章句為家法

五經章句取士疏　徐防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

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
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
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
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
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盖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虚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虚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盖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

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

孝廉如此

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

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加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兢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學校貢舉劄子　蘇軾

準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

疆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

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繫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

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

此論似是
而非畢竟
文章可據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
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
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此說亦非

忍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

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貢舉先才行狀　韋彪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中正疏　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詾詾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淸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淸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晩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
才悠悠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才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不加賞罰况可與人

若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三也陛下踐阼開大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上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

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
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
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
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
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
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
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
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
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
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

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旣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

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自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

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請罷功臣襲封表　　長孫無忌

貞觀十一年令諸功臣世襲刺史錫之土宇以無忌爲趙州刺史封趙國公都一十四人無忌與房玄齡等上表曰臣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跡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維三代習俗生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夫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益之大覃及萬方不易之禮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降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秋毫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

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誅及厥僕義非僉允方昭史冊之誚有紊聖道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智効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荊便蒙夜拜直當今日添愧非才重裂山河逾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製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行為日滋久因緣臣等忽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

姓不辜将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詞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茲愚欵停其渙汗之澤賜其性命之恩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疏類

論司隸督察三公疏　　陳　元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昔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遵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

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陳李膺黨事疏

陳蕃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况髡無皐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巳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弾論類

論宋庠　　包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熈大政不使貪冐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適臣等之職分亦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為白惑亂陛下耳目動揺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効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

素飧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廟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旹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

公以直諫高于宋共識體若此

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嘗昔罷免只緣循默不敢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擿拾細故託以爲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議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爲謟讇背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語謂蕃也
高才宋笑
公以直莊

四
□鄭
放乎
輔□也
至于語
也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姤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歛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

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辭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

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與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

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敬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縻費資糧弃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呑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芦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

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皆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閨閤下賤有不食其祿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旣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柅其歸安石覺

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

一旦爭利遂相决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
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
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
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
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
欒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
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
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
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
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

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

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
愚惷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
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
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
四裔以禦魑魅

頭批：是情面語 脫言路

乞優答北匈奴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

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示裁
拊

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韇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矣已準[illegible][illegible]

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
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善惡之效乎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

請兵疏

班超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惹

揔以計破
不以兵碎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復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

論盜賊西羌疏　　劉陶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驍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駕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

爾來向三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

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覩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

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意者

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illegible]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舉西羌據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討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笞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隳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人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

事者也今乃狗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饉隴蜀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非軍不利邊人怯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鑾駕親征表　蘇頲

臣某言伏承某日制以吐蕃侵軼邊隅陛下欲親總元戎出征秦隴蠢彼羌髳敢爲叛渙王赫斯怒整旅龔行實陛下雄略英威愛人活國之長策也臣聞北狄西戎自古而有雖夏殷之强軒農之盛未息其患也書稱蠻夷猾夏詩著玁狁孔熾未損東漸西被之化帝王馳騁之迹則有南仲出車吉甫維憲縱侵鎬及岐寇邇畿甸未聞親征之義及乎漢代則烽火至于甘泉朝那喪其都尉亦止屯兵細柳天子但安于上京何者戎狄荒服忽慌之義也來則拒之去則勿

逐以禽獸處之以羈縻御之比諸校獵羽毛不入於服用體肉不登於郊廟則王者不射故知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也況萬乘之重而與犬羊角勝哉誠勝之不武不足以勞也且陛下有高行者甚衆焚珠翠放鷹狗出宮女納直言爲百姓請命故關中豐稔則知皇天所貺逼夫至誠今小寇難將不久陛下勤修德音日愼一日當自消弭也且兵法有先聲後實陛下但發親征之令以耆遠而潜遣猛將謀畧之士以濟其師則戎人日便崩摧也岐隴粗熟凋弊積年千乘萬騎往還儲峙恐外有寇虞內興徭役人不堪

一也又戎虜之性倐來忽往敗不羞走勝不成師若大軍臨邊尋巳鳥散則屢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况太上皇萬福鍾愛實深陛下將對寇場必勞憂慮非惟問安頻闕亦恐御膳有違則陛下烝烝之思何以自得三也臣故曰擇將嚴邊旰食修德爲良筭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擇一昨欲幸蒲州及長春宫臣等以人勞未復不足輕擾輙進狂瞽遂簡天心下制賢諫臣之奏恤農人之業因而賜停遐邇並知陛下從諫如流之美今月日未久勞役倍前斷可知矣陛下若哀此疲人頓兹戎輅則天下幸甚昝蒯城侯

雅言

泣諫漢祖曰王上常自勞豈無人使漢祖以爲愛我良史書爲美談今朝廷將相之衆豈無與陛下盡力哉何勞聖躬之遠行也臣等不勝僂僂之誠謹表以
聞

第二表　蘇頲

臣某言皇情慇彼邊甿忿玆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備虞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之我軍與如急

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蓊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蕎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二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修身養德與七聖游於具茨三月齊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

識事体亦長於料敵

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甫登崆峒雅歌從容爲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厭玉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爲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耻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爲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鬬士使給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徤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躬哉况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于祝聃漢祖厄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

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人但剝體取衣以窮寇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于岐隴朊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遥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爲防萌杜漸之上畧也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爲之募嚴爲之約其敗衂失

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爲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援爲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捐軀保妻子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人厭階勲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

縻府庫之財殫征稅之奉嗚呼此所謂六蝎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推膺而與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爲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歎息繼之慟哭爲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鬭力也區區之時猶能如此况今四海之內皆爲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御縻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

武之稱也議者或爲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驍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頊岐隴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飢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朧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

引

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今卜征有期不可頻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以爲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職忝衮闕逾念讜言苟益消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論神兵軍大摠管功狀　　張　說

右被牒奉勑責通大摠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烏棲於重塹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劒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燄逆風撲燎推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

恩以撫寧曉愬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提還於武關而聲出崤澠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昴宿於妖氛拔異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

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馹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躬擐甲冑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决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猾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揺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揜求魁蠧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討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

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輿雲翊陣金鼓所向氷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潔已也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論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摠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鷹揮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彝器而杕杜

遣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逬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

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呑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蚕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

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教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遠尢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目賦歛苦重者改而正之

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漢廣偷生之虜擒之輿屈膝在衛內爾

示人用字之俗必句不竟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別非寨王栁等ロ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益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適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疆尚須勉疆何况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

知和

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賈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道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内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眞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非襲故於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葢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勝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非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勵之疆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𡚁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糜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浛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折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蕩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

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勸親征疏

王鑒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戹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葢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埶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

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楊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重建兵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殘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晉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

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栁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巳之患雖戎幹崇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呉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埶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

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奬

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通進司上書　歐陽修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二筭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巳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警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如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

語似今日邊庭

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背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

廟筭

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筴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筴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莊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

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

轉折似漢

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討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

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討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

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

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

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

以禁斜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咎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咎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咎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

俱秦漢人脉公於文章有體如此波瀾似治安策

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

績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

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畒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

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榖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非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榖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甞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葢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

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大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

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本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

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救災議

曾　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匍匐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

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

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

所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葢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

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

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

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

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

固有餘則可

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巳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巳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瓜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巳佗州

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今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駁陳忠罪疑議　應劭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時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論天官秋官及理匭愆失表　徐有功

臣有功言自陛下即位已來海內官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舍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即放應放䌫留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嚚訟滿路怨讟盈朝淩以為常殊無愧憚又往屬楊豫搆禍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而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不依律文妄稱異端虛立證據構為罪狀捨法用情格律昭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欵占不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緣此陛下九重

嚴秘萬機事惣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
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奉遂令刻薄之吏弊法未悛
士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所
令朝堂受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
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歳時拖曳來去叫閽不達撾鼓
不聞抱恨銜恩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
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寃是有
司務在增重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聰者是臣等不
勝死罪死罪臣今請考選官銓注不平致令在外怨
讟者臣即察訪糺而彈之獲其曲狀望貶考奪祿以

愧其心罪仍依法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加詰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準前條奪祿貶考以懲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凡在百僚咸蒙委任君臣之際義在無猜寄托之隆無過考選今人監視全無付信徒爲證見纖使有詞不知每事委之使臣得擢霜筆其監考選御史望請惣停然臣畜處法司緣蒙擢用臣愚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强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請降勑施

行歷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終